

日本文学大师
作品精选集



夏目漱石

从此以后——心

それから——こころ

〔日〕夏目漱石 著
侯绪梅 李月婷 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从此以后心

それから——こころ

〔日〕夏目漱石 著

侯绪梅 李月婷 译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此以后 心 / (日) 夏目漱石著 ; 侯绪梅 , 李月
婷译 .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2015.1
(日本文学大师夏目漱石作品精选集)
ISBN 978-7-5640-9916-9

I . ①从… II . ①夏… ②侯… ③李… III . ①长篇小
说—小说集—日本—近代 IV . ① I3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2443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25.5

字 数 / 29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180.00 元 (全四册)

责任编辑 / 刘永兵

文案编辑 / 刘永兵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从此以后	1
心	179
老师和我	180
父母和我	255
老师和遗书	291

从此以后

侯绪梅 译

不知是谁慌里慌张地从门前跑过，代助听到这个脚步声时，头脑中立刻显现出一双大大的悬浮在空中的木屐。但是随着脚步声的远去，那双木屐也渐渐地从脑海中消失。接着，代助醒了过来。

往枕边一看，一朵重瓣的山茶花飘落在榻榻米上。代助昨晚躺在床上，确实是听到山茶花窸窣窸窣飘落的声音。那声音好像皮球从天花板上丢下来似的。或许是夜深人静的缘故吧，但为慎重起见，他还是把右手搭在心脏部位确认心跳是否正常，然后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稍许，在迷迷糊糊中，他看到了一朵花的颜色，仿佛有婴儿头那般大小，好像突然记起什么来似的，急忙在睡梦中按住胸部，又开始检查心脏的跳动。睡梦中检查胸部搏动已成为他近来的习惯。心跳依旧稳定清晰。他按住胸部，想象着在心脏的跳动下那温暖的、有红红的血液缓缓流动的景象。他认为这就是生命，他的掌心正在压抑着流动着的生命。这犹如走动着的钟表发出来的声响，传到他的掌心后，就感觉像是引诱自己步入死亡的警钟。如果听不到死亡的警钟且能一直活下去的话，如果装满血液的袋子不同时用来盛满时间的话，自己该有多么逍遥自在啊，活着的乐趣也绝对会享受不尽。但是……代助不由得毛骨悚然。他不是那种只靠在想象血液的推动

下就能使得心脏安然无恙、平稳跳动从而继续求生存的男人。他有时候在睡梦中把手放在左边乳头下面瞎琢磨，如果一铁锤砸到这儿的话会怎么样。他虽然健康地活着，但是竟然认为自己现在还活着的事实如同奇迹般侥幸。

他把手从心脏处移开，拿起枕边的报纸。从被窝里拿出双手，把报纸左右展开一看，左边画着一幅男人正在砍女人的图画。他立刻把目光移向其他页，但是那里又用大号字体刊载着关于学校暴动的新闻。代助看了一小会儿就感觉倦怠了，他把报纸轻轻放在被褥上，然后点上一支烟，从仅有五寸长的被子中爬出来，拿起榻榻米上的山茶花，立起来举到鼻子前，嘴巴、胡须还有鼻子的大部分都被遮挡了起来。浓浓的烟雾萦绕在山茶花的花瓣及花蕊周围。他把花朵放在洁白的床单上，站起身来往浴室走去。

他在浴室认真地刷了牙。他常常为自己排列整齐的牙齿沾沾自喜。他脱光衣服，把胸部和脊背擦得干干净净。他的皮肤天生光泽鲜亮。每次晃动肩膀或者抬高手腕时，局部的脂肪都会稍稍彰显出来，就好比刚刚细致地抹掉涂在身上的香精油一般。他也因此十分满足。下一步将浓浓的黑发分开，即使不打油他那头发都能轻松打理，非常有意思。与头发一样，他的胡须也很细软且表现得天真无邪，很体面地占据嘴巴上方领地。代助站在梳妆镜前看着镜中胖乎乎的脸，抚摸了两三次，那动作好比女人擦油抹粉时一般。实际上如果有需要的话，他都可以涂抹装扮，以肉体傲视他人。他最讨厌罗汉般的骨骼和脸型，每当照镜子时，都为没有生成那般模样而庆幸。当别人夸他长得标致时，他也丝毫感觉不出难为情。如此这般的他正超越旧时代的日本。

大约三十分钟后，他坐到餐桌旁，边喝着热乎乎的红茶，边往烤面包片上涂抹黄油，这时一个叫门野的学仆捡起报纸，叠好并拿了过来。门野刚把折成四折的报纸放在坐垫旁，就听见他用夸张的腔调喊着：“先生，不好了，出大事了。”这个学仆一抓住代助，就是“先生、先生”地使用敬语。刚开始代助还苦笑着抗议过一两回，而他只嘿嘿一乐，不一会儿又“先生、先生”地叫起来，代助拿他没办法只好随着他了。不知不觉中代助也就习惯了，现在只有门野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叫他先生。站在门野的立场上思考一下，代助也终于明白，当称呼自己的主人时，除了先生之外实际上

再没其他合适的词汇了。

“是不是学校暴动的事情啊？”代助一脸镇定地吃着面包。

“您不觉得很痛快吗？”

“是抵制校长的吧！”

“嗯，是要他辞职吧。”他的腔调里流露出喜悦。

“即使校长辞职，又与你有何相干？”

“可不许开玩笑哦。如此计较得失可没意思噢！”

代助依旧吃着面包。

“孩子，你认为是那校长的可憎而遭到抵制，还是因为其他的得失问题而遭到抵制的呢？”他边说边拿起铁壶往泡红茶的杯中添加开水。

“我不知道，先生您清楚吗？”

“我也不清楚。虽然如此，但我知道现在的人不会平白无故地发动暴乱的。孩子，这也是一种权宜之计，明白吗？”

“啊，真的是这么回事吗？”门野稍稍露出一副认真的表情。代助也只是沉默不语。门野是一个不怎么灵活的孩子，即使你说明得再详细，再深入，他从头到尾也只是表现出“真的是那么回事吗”的样子，他到底是理解了你的话呢还是没有，丝毫不得要领。代助对这个学仆也是含含糊糊，尽量不去刺激他。另外，门野既不去学校也不学习，一天到晚出来进去的，无所事事。有时候代助也管教他，“你学点外语什么的也好啊”，他总是“是这样吗”“是这么回事吗”，从不毅然决然地说“我要做”。而且，这种头脑懒惰者是不会明确做出回答的。代助也不是为教育门野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对他也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幸运的是，门野虽然头脑懒惰，但是手脚倒是勤快，对于这一点代助倒是挺受用的。不仅仅是代助，就连常年在这儿的婆婆最近也得到门野莫大的帮助。因此，他俩的关系现在非常融洽，当主人外出的时候，两个人还常常闲聊。

“阿姨，你说先生到底想做什么呢？”

“像他这种水平的人，做什么都能成功。你犯不着为他担心。”

“我倒没有担心。只是感觉他还是做点儿什么的好。”

“可能打算结婚后，再慢慢寻份差事做吧。”

“不错的想法。我也好想每天读读书、听听音乐，乐哉乐哉地生活啊。”

“你也想？”

“不读书也好。只是想如他那般逍遥快活。”

“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没办法啊！”

“是这么回事吗？”

又是这种腔调。门野搬到代助这儿的两周前，这位年轻的单身主人与这位食客之间有过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孩子，你上过学吗？”

“原先上学来着，现在不了。”

“都去过什么地方啊？”

“去过什么地方？哪里都去过，但总觉得都很无聊。”

“刚开始就厌倦了吗？”

“哎，是这么回事。”

“那么，你也没有想过要学习吧？”

“是的，一丁点儿的这种想法都没有。而且最近我家家境也不怎么好。”

“听说我家婆婆和你母亲认识？”

“是的，以前是邻居。”

“你的母亲也……”

“我的母亲也做微不足道的临时工，由于近来经济不景气，她的情况好像也不怎么乐观。”

“好像也不怎么乐观？你们不是在一起生活吗？”

“在一起是在一起，但她很啰唆，所以也不想打听什么。她一讲话，就叨叨个不停，烦死个人。”

“你哥哥呢？”

“我哥哥在邮局上班。”

“你们家就这几口人？”

“还有一个弟弟。在银行供职，也就比勤杂工稍微强点。”

“那这么说目前只有你一个人无事可做？”

“哎，是这样的。”

“那么，你在家都做什么呢？”

“基本上都在睡觉，不睡觉的时候就去散散步。”

“其他人都在拼命挣钱，只有你自己蒙头大睡，不感觉对不起他们吗？”

“没有啊，没有这么想过。”

“你们家很和睦吗？”

“反正没有吵过架。很奇妙吧？”

“可是，你的母亲和哥哥应该希望你尽早独立生活吧？”

“或许吧。”

“你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啊。这是真实的你吗？”

“那当然，我可不是撒谎的料。”

“你可真是个‘悠哉派’啊。”

“是吗？您说我是‘悠哉派’？”

“你哥哥今年多大了？”

“算起来，他今年年底就该二十六岁了。”

“这么说的话，也到娶媳妇的年龄了。等你有了嫂子，也打算这么混下去吗？”

“到时候再说吧，我也没什么头绪。‘船到桥头自然直。’”

“还有其他什么亲戚吗？”

“还有个婶婶。现在在横滨经营运漕业。”

“你婶婶在经营？”

“实际上并非是婶婶在做，而是我叔叔。”

“你不想去他们那儿求份差事吗？运漕业很需要帮手呢。”

“我从根上就懒，我猜他们也不会要我吧。”

“你这么认为可不行。其实是你母亲拜托我家婆婆，说能不能让你到我家来寻点儿事情做。”

“是的，好像听她这么唠叨过。”

“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吗？”

“有，希望自己尽量不要再这么懒了。”

“愿意来我家吗？”

“嗯，是的。”

“那可不准像以前一样睡睡觉啦、散散步啦。”

“没关系。我身体强壮着呢，打个洗澡水什么的都行。”

“我家澡堂有自来水管，不用亲自去打水。”

“那么，打扫卫生也行。”

门野就这样成了代助的学仆。

不一会儿，代助吃完饭，抽起了烟。门野一直孤零零地躲在茶具柜后面，双手环膝，背靠柱子，瞅准时机又开始向代助询问起来。

“先生，今天早上觉得心脏怎么样？”

这段时间门野对代助的习惯已经很清楚，所以语气有点儿半开玩笑。

“今天早上没什么大碍。”

“总觉得明天可能会有点儿危险，如果先生您每天都这么担心自己的身体，说不定真会得病噢。”

“已经染上病啦。”

门野望着他那光泽姣好的脸庞和和服短褂上面圆滑丰满的肩部，只好随声附和。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代助总是为这个年轻人感到惋惜。在代助看来，这个年轻人脑子里装了满满一盆糨糊。和他说话，你只能直来直去，稍有拐弯抹角，他就马上摸不着头绪了。他压根儿就没碰过逻辑性的东西。他的神经更是超级大条，简直让人怀疑他究竟是不是用绳子胡乱组合起来的呢？代助悄悄地观察着这个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甚至质疑到底是什么勇气让他还敢活在这个世上。但是，他依然那么若无其事地游手好闲，而且还暗暗地认为这种游手好闲与自己的态度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更加扬扬得意起来。门野空有一副无比强壮的皮囊，而主人却神经发达。代助的神经承载着特有的细腻思考力和敏锐的感应性，这是高等教育带来的苦痛啊。这是出身于贵族世家必定会遭到的惩罚。正是自己甘于忍受这等牺牲才造就了现在的自己。不，甚至有时候他觉得这等牺牲的本事就是对人生意义

的真正认可。而门野对这些却无从领会与理解。

“门野啊，没有邮件吗？”

“邮件啊，我想想，啊，来啦。一张明信片和一封信，我放在桌子上了，这就给您拿过来吗？”

“算了，我自己来吧。”

代助回答得模模糊糊，所以门野径直站起身，把明信片和邮寄信拿了过来。明信片上用淡淡的墨水写着几句极其简单的草书字体：“今天两点到达东京，暂且在外面住宿，事先告诉您一下，打算明天上午约您见个面。”正面写着神保町旅馆的名字和寄信人平冈常次郎的名字，与背面一样字体略微有些潦草。

“已经来了啊，还是昨天到的呢。”他边自言自语，边打开信封，一看，是父亲的字体，上面写着：“两三天前就已经回到家了。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就是有很多话想和你说，看到此信希望你能回来一趟。”另外还有数行无关紧要的话：“京都的花期还早着呢”“特快列车上满满的一车人，挤得不行”，等等。代助把信折合起来，表情奇怪地将两封信比较了一番。

“孩子，你往我家里打个电话。”

“给您家？说什么呢？”

“你就转告说我今天有约，要去见个人，所以今天回不去了，明天或后天肯定会回去的。”

“噢，那打给谁呢？”

“父亲来信说他刚旅行回来，有话要对我说，所以想让我回去一趟——但是不一定非得让他老人家接电话，不管是谁接，你都这么转达吧。”

“知道了。”

门野漫不经心地出去了。代助从餐室里出来，穿过客厅，回到书房。一看，书房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那朵山茶花也不知被扫到哪儿去了。代助径直走到花瓶右手边的多层书架前，取出一本厚厚的相册，站在那里解开金黄的别扣，一页一页地翻阅起来，翻到一半突然停住，一张二十岁左右的女孩的照片映入眼帘。代助一动不动地低头凝视着女孩的脸。

二

代助换上和服正准备到平冈的住处去拜访，不想对方直接过来了。车子刚咯噔咯噔地拉到门口，就听到平冈命令车夫停下来：“就是这儿，就是这儿。”这声音与三年前他们分开时真是丝毫不差啊。在玄关，平冈抓住负责传达的婆婆，说是把钱包忘在旅馆了，无法付车夫钱，要借二十钱。看到这一幕，怎么可能会记不起学生时代的平冈？代助赶紧跑到玄关，还没等握老友的手，就把平冈请到了客厅。

“别来无恙吧。我们可要好好叙叙旧啊。”

“呀，有把椅子。”平冈说着，一屁股坐在了安乐椅上，那架势轻浮得很。他把光头靠在椅背上，环视了房间一周，赞赏道：“好漂亮的房子啊，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代助默不作声地打开香烟盒。

“从那以后，混得怎么样？”

“这个，那个的——反正一言难尽啊。”

“起先还经常来个信，最起码能知道你的一些境况。但最近怎么没有写信呢？”

“不是，我最近谁都没有联系过。”平冈突然摘掉眼镜，从西服的胸前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手绢，眨巴着眼睛擦拭起镜片来。他从学生时代起就

近视。代助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先不说我，你怎么样啊？”说着，两手举着细细的眼镜腿，架到耳朵后面。

“我啊，还是老样子。”

“还是老样子的好啊，你原来可经不起一成不变啊。”

平冈拧起了八字眉，向庭院望去，突然改变语气：“啊，樱花，现在就要开了吗？气候差别可真不小啊。”

话说得还是一惊一乍的。代助非常扫兴，简简单单地随声附和：“你们那儿应该很暖和了吧？”

听代助这么一问，他兴致勃勃起来：“那可不，可暖和了。”他的回答铿锵有力，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显得有些吃惊。代助又望了一下平冈的脸，平冈点燃了一根香烟。这时候，婆婆总算端着茶壶过来倒茶了：“因为铁壶刚灌上凉水，所以要等一会儿才能烧开，招待不周请多多包涵。”她边解释边往桌子上摆放茶盘。在婆婆喋喋不休时，他们两个人默不作声地盯着紫檀木茶盘。婆婆一看没有人搭理她，就一个人强颜作笑，然后便出了客厅。

“哎，那是谁啊？”

“雇用的一个婆婆。总得有人给做饭啊。”

“倒是挺懂规矩的啊。”

代助的红色嘴角稍稍向下一撇，轻蔑地笑了笑。

“迄今为止，她还没在类似我家的地方做过活，真是没有办法。”

“你应该从老家带个人过来的，你老家应该有很多仆人吧？”

“都是些年纪小的。”代助认真地回答道。

这时，平冈第一次笑出声来，说：“年轻不是更好吗？”

“总之，老家的仆人就是不行。”

“除了那个婆婆还有其他仆人吗？”

“还有一个学仆。”

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门野正在厨房和婆婆讲着话。

“只有他俩？”

“只有他俩啊，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你还没有结婚？”

代助稍微脸红起来，但立刻又恢复常态。

“如果娶老婆，不早就通知你了吗？先不说我，你妻子呢？”话刚一出口，就立刻打住了。

代助和平冈从中学时代起就认识，特别是在毕业后的一年内，更是亲密得犹如亲兄弟。那时他们坦诚相待，互不隐瞒，齐心协力，每当回忆起这些，他们彼此都特别高兴。这种快乐很多也都被实行，所以他们确信他们彼此之间的交谈何止是快乐，还常常隐含着某种牺牲。他们另外还发现一种陈腐的事实，就是一旦做出牺牲，快乐会突然变质为苦痛。一年之后，平冈结婚了，同时他还调动工作去了所在银行的京坂地区的支行。新婚夫妇出发的那一天，代助一路送到新桥的车站，愉快地同平冈握手：“快点回来啊。”平冈虽然装模作样地说：“没有办法的事，你也要忍耐一时噢。”但眼镜后面却闪烁着令人羡慕的扬扬得意的神采。当代助看到这一切，突然非常讨厌起这个朋友来。回到家躲在屋里一整天不出来，一直沉思。连陪嫂嫂去参加音乐会都拒绝了，害得嫂嫂也为他担心。

平冈经常写信给他：平安到达的明信片、在那边组建家庭的消息、除此之外还有在支行工作的情况以及自己对将来的打算等，形形色色的各类信息。每次一来信，代助必定会认认真真地回信。不可思议的是，每当代助写回信时，总有一种不安。有时候他也不愿意再承受下去，写着写着就放弃了。当平冈对自己过去的行为稍露几分感谢之情时，他还是会安安心心地执笔，流利地书写回信。

但是最近信件的往来就没有那么频繁了，有时候一个月两封或者一封，甚至隔两三个月才一封。现在不怎么写信了，却又不安起来，虽然知道无济于事，但为了驱除内心的不安，仍然有时候会拿糨糊涂抹粘贴信封。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代助的思想和心胸都逐渐地发生了变化。随着这种变化，不管给不给平冈写信，代助都不会觉得有丝毫苦痛了。代助独立门户至今差不多也有一年多了，他还是以今年互送贺年卡的时候为契机，将自己新的住址通知了对方。

即便如此，代助一直对一件事情耿耿于怀，时不时地回忆起来，使他无法全然忘记平冈。他常常通过想象揣测平冈现在过得如何。但仅仅是回忆一下，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必要为其担心，所以不至于去询问或打听。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两周前突然收到平冈寄到现在住处的信件。信上说他暂时离开当地，到这儿来一趟。但他不想让代助认为这既不是总行的命令，也没有表现出升迁进退的迹象。稍稍琢磨，可能突然想换工作了吧，所以这次上京来，或许有什么事情要拜托。总之代助无法猜测到这次要办的事情到底是真正意义的拜托还是单纯辞令上的拜托，但是有关平冈个人情况的急剧变化确实是不可争议的事实。代助那个时候突然这么想。所以，一见面代助就想把变动的细枝末节弄个究竟，但是不幸的是，话题一旦跑题就很难拉回来。代助一逮着机会就问，但平冈总托词说以后再慢慢解释，怎么也无法探个明白。代助没办法，最后无奈地说：“那么久没有见了，一起去吃个饭吧。”但平冈还是一如既往地扯个不停，于是代助硬把他拖到附近的一家西餐店。

两个人在那儿喝了不少。他们刚开始就只是谈论过去以往中那些吃吃喝喝的事情，但是一旦打开了话匣子，再强硬的舌头也会逐渐败下阵来。代助饶有兴致地谈论着两三天前在尼古拉教堂举行的复活祭祀活动。祭祀活动要在深夜12点举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拉开帷幕。参观的人环过长廊回到正堂时，数千支蜡烛竟然一起点亮了。穿着袈裟的和尚排成一排从对面经过时，无瑕的墙壁上突然映出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影子——平冈托着下巴静静地听他讲，眼镜后面的双眼皮泛着红。代助继续说着，那天晚上两点他穿过宽宽的御林街，跨过消失在深夜黑暗中的铁轨，一个人来到上野的森林，然后步入灯火通明的花丛中。

“原来是没被人打扰的夜樱，可兴奋了。”代助说着。平冈一言不发地干掉杯中酒，稍感遗憾便动了动嘴：“夜樱啊，真好，我还没有见过呢。有如此经历还蛮不错，但步入社会后，可不能局限于此。”他高一层地暗讽对方的零社会经验。代助觉得他的回答内容与语调相比更不合乎道理。他认为相比生活上的处事经验，复活节当晚的所见所闻对人生更有意义。于是他回答道：“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处世经验这种愚蠢的东西，仅仅只

有苦痛不是吗？”

平冈稍稍放大颇有醉意的瞳孔：“听起来挺与众不同的——但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你以前不是也老这么坚持吗？”

“那是乳臭未干的青少年对通俗谚语的降服，随便说说时的一贯主张。我早已不这么说了。”

“但是，你终究要是融入这个社会啊，到时候你可就麻烦了。”

“我以前就步入社会了啊，特别是与你分开后觉得这个世界更宽广了，可见我的世界与你的世界不是属于同一类型的。”

“你也太会自吹自擂了吧，总有一天你会屈服的。”

“如果为吃饭而发愁的话，我随时屈服。但是我现在活得逍遥自在，何苦要尝试如此劣等的经验啊。这与印度人一年四季都穿着外套，以提防冬天的寒冷来袭是一样的。”

平冈的眉宇间闪过一丝不快，他镇定地睁着那种泛红的眼睛，吧嗒吧嗒地抽起烟。代助自觉说得有些过分，稍稍稳定语气——

“我认识一个人，属于音乐痴。他在学校里当老师，但只担任一个学校老师的话，根本养不活自己，所以同时兼任三四个学校的老师，真是太可怜了。除了备课、到学校机械式地讲课之外，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偶尔有个星期天，不是休息休息就是蒙头大睡一整天，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去参加某地举行的音乐会啊，或去看某个从国外来的大明星啊。他呀，到死也不会有机会踏进一种美好的世界，也就是‘音乐的世界’。照我来说，再也没有比他更可怜的零社会经验的人了。关于面包的经验，可能是个迫切的问题，但总归是个劣等之物。如果没有尝试过没有面包没有水的高级别的日子，那这一辈子过得可就没什么价值了。虽然你认为我是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但我所在的奢华世界里，住着成千上万的比你有资格的老前辈。”

平冈把烟灰弹到烟灰缸里，郁郁不乐地说：“就是啊，你能永远生活在那样的世界可真是万幸啊。”他沉重的话里，听起来有种对富人阶层的诅咒。

两人醉醺醺地走出西餐店。借着酒劲争论了不少奇怪的事情，事关紧要的关于生活状况的话题却丝毫没有进展。

“不再走走吗？”代助劝诱道。平冈也没有嘴上说的那么忙，模棱两可